

小小说集

神秘面纱

苏志坚 著



中国文学艺术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OF CHINA LITERATURE & ART

小小说集

神秘面纱

苏志坚 著

中国文学艺术出版社

责任编辑：严敬华

版式设计：苏俱章



小小说集
神秘面纱
苏志坚 著

中国文学艺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 85 千字
1999 年 月第 1 版 1999 年 月第 1 次印刷

*

ISBN 972 - 604 - 118 - x

定价：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序.....	(1)
钞票风波.....	(4)
改行.....	(7)
送花	(10)
观音桥	(13)
人言可畏	(15)
愚弄	(18)
排名	(21)
婚债	(24)
独吞	(26)
教师节	(28)
肇事逃逸	(30)
风中雨中	(32)
绿魂	(35)
博彩	(37)
夜幕下的交易	(41)
传言	(43)
环境	(45)
心理	(48)

算命	(50)
条件	(52)
网	(54)
烟风	(55)
回扣	(57)
族规	(59)
智	(63)
医德	(65)
神秘电话	(67)
苦心	(70)
礼	(74)
替身	(76)
失约	(79)
背景	(81)
祸根	(84)
检察院来人	(86)
中奖风波	(89)
名牌	(92)
卧底	(95)
雨路	(99)
龙坑村里的悲哀	(102)
时位情	(111)
后记	(120)

序

杨干华

公元1979年9月，我被调到欧阳山等人创办的广东文学院，从事专业文学创作。长久以来，由于盛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我命途多舛，重重受困，连户口也迁不到工作着的单位去，一直做着无法转正的“民办教师”、“工分编剧”。此“工分”不是彼“功勋”，也颇具一点幽默味的。眼看着一点希望都没有的时候，我竟能调到省里，并不可思议地成为“干部”，这不仅在别人看来是个奇迹，而且连我自己也有点不敢相信。直到今天，仍有人问我到底省里有什么姨娘姑奶，至爱亲朋，狐群狗党。我只能说，没有！就是没有！真的没有！我是经得起内调外查的。我出身小姓人家，世代务农，跟城里没有一点血缘关系。这样说，我也许真的是文曲星下凡，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各种各样的关于我的传闻，使我或五内俱热，或膛目结舌，或哭笑不得。

其时也，奸党覆灭，人气畅旺，文星高照，国家进入了全

面复兴的新时期。也许出于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的需要,让我成为活教材。不少学校邀我去现身说法。那时,我留在县里挂职工作,常有机会随县里的官员上山下乡,跟得最多的是当时任宣传部长的陈启著先生。他也是一个知书达理的文化人,他怂恿我给山里的青少年长长志气。当然,我也希望乘机辟谣,以正视听,免得谬种流传,误人子弟。所到之处,我都乐意彻头彻尾在人们面前展览一番,示众一番。我告诉他们说,看见了吧,我也是平平凡凡的山里人,身高不过六尺,体重未达百磅,也不风流,也不倜傥,也不头大,也不指尖。我现在忝列为作家,被调省里,一方面说明“四人帮”对文化破坏之大,对文学队伍打击之惨;一方面也说明党和人民对文学事业的重视,前辈文学家对后辈的关怀和培养,对重建文学队伍的热情和决心。我一次次对着天真无邪满脸稚气的中小学生说,世上没有一个专门生产作家和作品的地方。我们云开大山,不是同样可以出作家出作品吗?我虽不足道,但前有笔战康有为的李怀霜,今有党史专家廖盖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江山代有才人出,云开人穷文不穷,说不定未来的鲁迅茅盾郭沫若就在你们当中辈出。

后来,我虽然离开了故乡,但我一直留意着她的所有信息。随着经济建设的日新月异,文坛诗苑也欣欣向荣。不必说老一辈如陈启著、梁启承、冯毅等,或盛世修志,或老树新花,罗琛原、王泽周和阮灿等则诗词唱和,甚为活跃。张绍永、罗欣荣等连年获奖,可谓成果丰硕。新生代如梁建、

覃琪、李大锦、张华莲、向梅芳等等，更是小荷才露尖尖角，前途未可限量。现在，我又拜读即将付梓的小说集《神秘面纱》。据作者苏志坚来信说他当年在大田顶山下，听过我的“报告”，并因此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现在要出第一本书了。

实在太使人兴奋了！这是江山之幸，文坛胜事。不用说，这一代新人作品，比我们当年的起点要高得多。他们未来的成就，肯定要比我们大得多。他们是属于 21 世纪的！

1999 年元月在珠海

钞票风波

龙入海是一间私营商店的售货员。今天,他与女朋友有约,卖东西时心猿意马,巴望着时间快点过去。好不容易才捱到下班,他匆匆盘数,突然发现一张面额伍拾元的钞票特别软,于是抽出来仔细辨认,发现是张假钞。他暗骂自己太粗心大意,要是让老板知道了,准“炒鱿鱼”。托人情,又费了那么多的劲,才找到这份工,唉……他只好自己从口袋里换一张出来结数上缴。

龙入海无精打采地往家里走。一阵吵杂声传来,他好奇地循声走过去。原来是一群人在抢购服装店降价处理的衣服。他看见售货员应接不暇,收钱时压根儿就不留心。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拣了一件女装衬衫,从口袋里摸出那张假钞递过去,转身就走。

龙入海得意洋洋地回到家里。他想,他的女朋友看见为她买的这件衬衫一定很高兴。

“我买了件衬衫送给你。”龙入海高兴地对他女朋友说。

“好漂亮啊！谢谢，我也买了一条裤子送给你。”说完，龙入海的女朋友从手提袋里拿出一条西裤来。一张面额伍拾元的钞票掉在地上。

龙入海拾起来捏捏，眼珠瞪得大大的：“这张钞票是哪来的？”

“刚才买裤子时，找还的呗。”女朋友奇怪地望着他。

“是不是文明路那间服装店？”

“是啊！”她更莫名奇妙了。

龙入海拉上女朋友就走，一边走一边说：“这张钞票是假的，走，去跟服装店要过一张。”

经龙入海一闹，服装店的顾客走光了。店里没了生意，店主跟他吵了起来……

这时，一个售货员悟起来了：“这张钞票是你刚才买红色女衬衫时给我的。当时我只感到特别软，没注意到是假的。上天有眼，无意中找给你女朋友……”

龙入海心虚，在女朋友面前又死要面子，在那里撑硬：“胡说，你胡说……”

你脸红，我勃子粗，你声嘶，我力竭。越吵火越大，接着，拳脚相对，你来我往，双方都脸青鼻肿。幸好民警赶到，问清来龙去脉，将那张钞票拿到隔壁的大商场让小姐用识别真假钞票机照了一下，机器显示却是真钞票，小姐说：“这张钞票不是假的，特别软，可能是因为多次在衣服口袋里同衣服一齐被漂洗过。”

龙入海一听,看着自己一身伤痕,女朋友又被气走,懊悔极了。



林展/插图

改 行

我躺在这张病床上已经十多天了，厂倒是不用担心的，因为有那么能干的助手。

躺着，没有什么好干，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往事：师范学校毕业，当了两年教师，县企业局刚好缺个执笔的，自己托熟人便改了行。生活，有时也如人愿的。干了几年，政策开放了。自己承包了一间大厂，聘请工程师、技术员、管理员，对全厂进行大改革，不到三年的功夫，便大获盈利。现在，每年上交税款达七百万元。县长竖起大拇指夸我是个人才。“名誉××长”、“××名誉主席”、“××先锋”等等也就会接踵而来。自己的事迹、说话、照片，在省报、市报屡见不鲜。

荣誉、地位、钱都有了，可就在这“春风得意”的时候，竟害起了病，是不是我的命不该受……

“龙厂长，你再过几天就可以出院了，现在病床紧，病号

多,安排个病号来这行吗?”护士指着对面的床问我。

想不到,住进来的病号竟是自己十年前在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桌吴杰。按规定,这里是领导才能入住的病房,因为吴杰是县里唯一的全国先进教师,还是本县唯一的特级教师,分管教育的副县长指示医院要按领导的规格对待他,他才住进这儿来的。

老同学的病是肺感染,据说是由于肺功能弱,吸进太多粉笔灰造成的。我暗暗庆幸自己改了行。

闲得无聊,便东拉西扯起来……

“买那么多东西干吗?”老同学指着我床边的水果、鱼肝油之类的东西问。

“人送的,我准备退回去,烦死了。”我不好气地说。

“龙厂长在这吗?”王科长的舅仔提着一袋燕窝、人参蜂王浆推门进来了,打断了我们的谈话。

“龙厂长,身体无恙吧!好多了吗?这小意思不成敬意……”那青年仔一边嘻皮笑脸地说过没完,一边将燕窝、人参蜂王浆等搬出来,摆在茶几上,唯恐我没有看见。

“有什么事,开门见山吧!”我对这已感到腻极了。

“啊!没什么事,来看看你老人家。”

“我才三十多岁。说吧!”我显得很不耐烦。

“我妹妹的事……”

“得了,我出院后研究研究再说,你可以走了,这些东西,你带回去……”

正在这时,房门又让人推开了。不过不是来看望我的

人，而是一队看望老同学的年轻人。

“吴老师，我们来探望你了。”

“吴老师，你身体怎样？”

“吴老师，你为我们操劳过度了，我们真难过。”

“吴老师，如果不是你，我怎会考上大学？现在你这样，我……”一个女的哽咽了。

“吴老师，要不是那次你找我促膝谈话，我永远不会认识人生的真谛，永远……”一个男的抚着吴老师的手。

……

吴老师接应不暇，听着自己的学生发自肺腑的话，激动得热泪盈眶。

我看在眼里，不禁感到自己缺少了一种什么，不禁想起了送礼给自己的人那点头哈腰的样子，那礼物里藏着的要求……我的心里不禁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送 花

莲清纯可人。窈窕的身段，不失玲珑丰满，皮肤白皙，两靥酒窝时时显出甜甜的笑意，眼睛水灵灵的，小巧的樱桃嘴充满性感。她走到哪里，都会惹来女人嫉妒的白眼。哪个男人见了，都会心跳加快。

追求莲的小伙子数不胜数。在不计其数的追求者中，龙称不上鹤立鸡群。但是，龙除了有恒心外，还胆大心细脸皮厚，甚至还蛮有心计呢。每每在莲的房间里，龙总是摆出一副主人的样子很礼貌地招呼众多追求者。其他追求者慢慢的自觉没趣地陆续叹惜离去。

终于，龙和莲坠入了爱河。之后，同居。之后，登记结婚。新婚的生活，自然是百般的甜蜜。

婚后第三天早晨，龙发现门上留言袋里插着一束鲜花。没有送花人的姓名，也没有留下片言只语。他觉得自己的妻子那么漂亮，有人送花是自然的事。

后来，每隔三天，门上留言袋里都插着同样的一束鲜花。龙这才注意那束鲜花的组成：几枝康乃馨，一朵勿忘我。他的心里开始泛起一丝酸酸的醋意。女人是最敏感的。莲多少感觉到一点什么。于是，莲更体贴龙。

龙心里想：“康乃馨、勿忘我”，多有含意啊。不留名字，是默契还是害怕暴露？莲对我倍加体贴，是不是她自感惭愧，对不住我……

龙越想越气，但是，转念一想：这么好的妻子，去哪找？

于是，龙找了个机会平心静气地对妻子说：“亲爱的，过去的事，我不计较，从现在起，你就别……”

没等龙说完，莲已经脸红脖子粗了：“你，你……”她没说出什么，就抽咽了。

“都说过去的不计较，还哭什么？”龙有点火了。

“你，你……卑鄙，呜——呜——”

“做了亏心事，还骂人？不教训你，是狗娘养的。”龙怒发冲冠地刮了莲一记耳光。

后来，龙和莲分居了。花，依然每隔三天有人送来插在留言袋上。

再后来，莲提出离婚。龙觉得莲既已变了心，也没有反对。

就在办离婚手续的前一天晚上，龙躺在客厅的长沙发上怎么也睡不着。从恋爱到新婚的甜蜜生活，一幕幕的在他脑海里浮现。他觉得妻子是多么的好，多么的适合自己，可惜被第三者勾走了她的心。想着想着，他流下心酸的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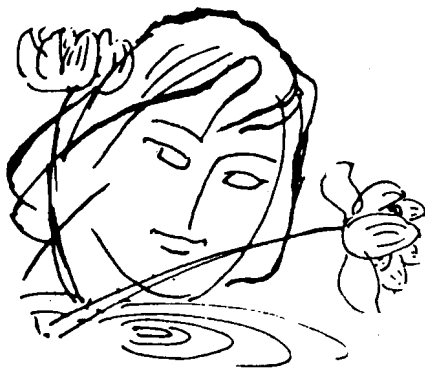
水。

第二天一大早，龙就起床了，眼睛布满了血丝。他不想和妻子一道去法庭，以免尴尬。自个儿先走。一开门，发现留言袋又插着一束鲜花。一个小伙子已走到了楼梯的转角。一股无名之火涌上了他的心头，他把办离婚手续的事忘到了九霄云外，悄悄地尾随着那小伙子。他一边走一边想：这家伙破坏我的幸福家庭，非揍他一顿不可。

一会儿，那小伙子走进了一间花店。龙跟了进去……

原来，是龙自己追莲时，交了一笔钱给花店，让花店定时给她送花的。婚后，自己全忘了。

龙狠狠地拍了一下自己的胸口，飞一般向法庭奔去……



《茂名日报》编辑/插图